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那人哈哈一笑，將油包擲入湖心，拍著那枝長箭得意萬分地道：

「姓金的聰明一世，到底還是著了劉素老的算計……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？」

店伙想一想道：「大概是一個時辰以前吧！」

那人呆了一呆，隨即道：「好！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訴姓金的，叫他好好休息，千萬別亂動其氣，一會兒我就去看他……」

店伙卻道：「金大俠說不必了！」

那人似乎一怔道：「難道他不想活下去？」

店伙道：「金大俠說區區一點銷魂瘴煙，他還可受得起，不致於喪命，他已經服過蒜泥與明礬水……」

那人哈哈一笑道：

「難怪那姓石的丫頭事成之後，不敢前來告訴我，原來她把解方也洩露出來了，劉素老早就知道她靠不住，所以祇告訴她一個臨時解方，你去對姓金的說，這個方子祇能使他所中的毒不加惡化而已，要想解毒，仍須我身邊的解藥不可……」

一言甫畢，金蒲孤突然由樹後閃身出來，長箭搭弦，冷冷地道：

「白獲！把解藥拿出來！」

那人臉色一變，望著金蒲孤，現出不相

信的神色。

金蒲孤逼前一步道：

「白獲！你不要猜疑，劉素客算計再精，仍是害不到我姓金的！你乖乖的把解藥拿出來！」

白獲一動都不動，祇是抬了一下眉毛道：「假如你沒有中毒，還要解藥做什麼？」

金蒲孤正容道：「爲了救幾個無辜的人，劉素客心黑手辣，他爲了害我，不惜將一些毫無關係的人也牽連在內，我雖然能逃過他的毒手，卻不能讓那些人爲我而受害，因此我要你把解藥拿出來！」

白獲頓了一頓才道：

「姓金的！你想我會相信你的話嗎？劉素老的銷魂瘴毒中人即死，除了他的獨門解藥外任何方子都無法解救……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原來你不相信我未曾中毒！」

白獲點頭道：「不錯！除非你也知道解法，否則絕對無法倖免，假如你知道解法，就不須要問我要解藥了！」

金蒲孤莊容道：「白獲！劉素客可曾告訴你了銷魂瘴毒後會有什麼現象嗎？」

白獲道：「自然說過了……」

金蒲孤突然將手一鬆，長箭脫弦而出，白獲神色大變，連忙運功凝氣，舞動雙手，

想與他的長箭相抗。

但是他的耳際祇聽得箭聲掠空，就是摸不清長箭在什麼方向，僵持片刻，突覺手上一鬆。

金蒲孤先交給他的那枝長箭好似被一股巨力所引，脫出了他的掌握，在愕然中祇見金蒲孤將手一抬，在空中收回兩枝長箭一起放回箭袋中。

然後才笑著向他道：

「銷魂瘴毒中後僅蒜泥和明凡水服之可暫解，然切忌妄動真氣，否則藥性深入內腑，無藥可救，假如我真的中了毒，就無法再放箭了，現在你還認爲我中了毒嗎？」

白獲怔然不知所以，良久才道：「姓金的！你究竟用什麼方法避過瘴毒的？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等你把解藥取出來後，我再告訴你！現在你究竟作何打算？」

白獲仍是躊躇不決。

白蒲孤卻憤然道：

「白獲！你放明白一點，解藥在你身上，我祇要一箭透你的心窩，照樣可以得到解藥，你可別逼我那樣做！」

白獲卻毫無所懼地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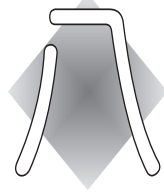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以爲你不敢那樣做，你師父在傳授你金僕姑神射時，曾經告戒過你……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

「不錯！我受箭之初。確曾宣誓過，非十惡不赦之徒，絕不用箭去殺死他，可是你替劉素客那等惡人爲虎之悵，已有取死之道……」

白獲獲險色又變，終於在囊中取出一個小瓶子丟了過來，金蒲孤接住在手，技開瓶塞，倒出一把綠色小丸，用手一搓，將外面的綠色外皮援落，又用嘴一吹，將接下的綠色碎屑吹散，才掂起兩粒放入口中嚼碎吞下。

(一二三)



墓村

● 橫溝正史

「辰彌——大正十一年九月六日出生——原來如此，但是這上面沒寫姓，難怪你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真實的姓。噢？這張紙是什麼？」

諏訪律師打開另一張日本紙，上面用毛筆畫了一幅類似地圖的圖樣，老實說，我也不知道這張地圖有何意義。像迷宮般不規則的地圖上，四處寫著「龍頸」或「狐穴」之類不像地名也不是人名的東西。

地圖的旁邊有一首詩歌，詩歌的內容似乎跟地圖有關，因為詩歌裡也有「龍頸」、「狐穴」等字眼。我會慎重保存這張不知真相的紙張，是有原因的。

媽媽還活著的時候，經常拿出這張地圖，凝望著圖上的某處。這時，她憂鬱的臉上會倏地泛起紅潮，眼眸閃閃發亮，然後她一定長歎一口氣，對我說道：

「辰彌，你一定要好好保存這張地圖，絕對不可以遺失，說不定有一天它會爲你帶來好運，所以你一定不能將它撕毀或丟掉喔！還有，這件事絕對不要向別人提起。」我謹記媽媽的叮嚀，隨身帶著這張地圖。老實說，二十幾歲以後，我已不太相信這張紙會帶給我什麼幸運了。然而我會一直帶在身上，也許是我的惰性使然吧！薄薄的一張紙，放在護身符裡面，又不會有什麼大礙，也就懶得去管它。

但是我錯了，就是這張地圖對我的命運造成了莫大的影響。關於地圖的詳情，以後會有機會詳細敘述。

諏訪律師似乎也對這張地圖沒太大興趣，所以我默默地将地圖收回來，仔細摺疊，放回護身符裡。

「我想你應該就是我要找的人，不過爲了慎重起見，最後我還有一個請求……」

看見我驚訝的表情，他馬上解釋：

「我希望你脫光衣服讓我看看你的身體。」

聽到他這麼說，我的臉倏地像噴火般通紅。

這是我最不想讓別人知道的秘密。小時候每當我去公共澡堂洗澡，或去海水浴場，或是參加學校的身體檢查時，你們知道我有多麼厭惡在衆人的面前裸露身體嗎？因爲我的背、臀部還有大腿，有著縱橫無數的傷痕，就好像被人用燒紅的火筷烙印出來的恐怖景象。並非我自傲，我的皮膚宛如女人般白暫、細嫩，但是白嫩細緻的皮膚上，紫色的傷痕會顯得醒目恐怖。小時候，我偶爾會問母親爲什麼會有這些傷痕，這時媽媽總會不明理由地大哭起來，再不然就是深夜作噩夢大哭不止，此後我就決定不再問了。

「我的身體……跟你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嗎？」

「對，如果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，身上應該會有其他人模仿不來的記號。」

於是我二話不說；使將身上的衣服都脫了，光溜溜地站在諏訪律師的前面。諏訪律師很仔細檢查我的身體，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
「謝謝你的合作。這大概是你最不愉快的回憶吧！快將衣服穿上去，現在已經可以確定你就是我要我的人。」

(十)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這是天子的隆恩，祇將從道鞏固一名、外國奸細一名，並逆犯蔣文富叛屬三百七十餘人，著裴刑部監斬，押出午門外。祇聽得三聲砲響，一個個俱做無頭之鬼。這也是惡人的報應。刑部上朝繳旨，天子又將鞏固家屬俱發嶺南充軍，叛產俱抄沒入官。各省近邊關隘著兵部火牌，飛星救知加兵，用心把守，以防外寇。又因裴刑部捉叛定國有功，昇爲刑部尚書。所有刑部侍郎原缺，著宣登鯨補授，假期將滿，召取進京。供職旨下，裴翁謝恩，宣爺代子謝恩，方見天子退朝，群臣各散。

宣爺與裴翁到了朝門外，互相稱賀。宣爺道：「裴年兄，你生平做的事情，真是神出鬼沒。就是今日蔣文富這個奸相，不是年兄精明，怎扳倒這個賊子！朝中滅了這賊，神人共快，君民相安，從此永享太平。年兄之功真不小也！」裴爺道：「爲臣盡忠，不能定國安民，平日朝廷高官厚祿養你何用！這也是臣子分內之事，何功之有？但小弟的衙門應讓與令郎居住，所有聽月樓奉送令郎與令媳，以完千古佳話。」宣爺連聲稱謝。裴爺道：「令郎假期將滿，不日即有旨下召取。年兄該速速寫信先去通知，叫他們早爲打點，也好進京供職。」宣爺點頭稱是，拱手而別，各回衙門辦事不表。

且言無艷去拿梯子，要爬上架子來抓宣生。正等拿過梯子來，宣生早已不見。此刻急得無艷咬碎金牙，放開喇叭喉嚨，哭著說道：「一個好熟騰騰的饅頭，到了口邊，又碰掉了。我還要這性命做什麼！」早驚動兩個丫環小春、細柳，知道姑娘放走了少年郎君，在那裡氣苦，連忙上前相勸，勸了姑娘回房。

庸夫一聞此信，祇是跌足連叫可惜道：「蠢丫頭！撞見這個好機緣，不用些風流手段，將這少年郎君迷住，倒把他放走了。我也是枉費心機！」後又聽隔壁大房女兒出嫁，女婿是個大官，還有官誥，心中越發懊悔，未免抱怨女兒幾句。哪知女兒自見宣郎之後，正在害單相思的病，怎禁得乃尊一番埋怨！心又高，氣又傲，哭了兩天。直到人靜之後，懸樑自盡。到了次日，庸夫知道女兒這個凶信，唬得魂飛魄散。痛哭幾場，將女兒殮殮了，送到祖塋安葬。庸夫自此得了殘廢之疾，不到幾年也西去了。膝下無子，所有偌大傢俬，總歸大房承受。還虧後來鳴玉娶親生子，承繼二房一脈香煙。書中就沒有他的交代。再言宣爺夫婦在岳家住過對月，回家恩愛異常。無事時吟詩下棋，以消悶懷。直是光陰迅速，已將有半年光景。

(七十二)



辜仲鳴一口拒絕。在餐廳時，歐嘉芝已經對他無理不睬了，如果到了她的地盤，她非把他虐待死不可。

「還要我帶花去道歉？這點更辦不到！拿熱臉去貼別人的冷屁股，不是我辜仲鳴的style。」

「我可以出錢請巴黎的知名婚紗設計師來臺灣替仲柔訂做婚紗，你們也可以從我的所有女性友人裡，挑個更溫柔、更漂亮的來當伴娘，總之，要我去道歉，祇有一句話，辦不到，impossible！」

辜仲鳴誓不低頭。

關於這一點，果然兄莫若妹，剛剛在電話裡，仲柔早料到她大哥會來這一招，所以已經準備好一套說詞要他說了。

沉浩傑有點同情地看著自己的好友，接著把仲柔交代的話一字不漏的說出。

「我老婆說，她絕對不會換婚紗跟換伴娘的，如果你堅持不去道歉的話，她會爲了留住伴娘，換個新的伴郎，然後，從此都不再跟你說話了。」

第七章

一大早到店裡時，歐嘉芝就隱隱感覺到氣氛異於平常，好像祇要有一個引信點燃，天大的歡愉就會爆出。

所有的助理一如往常地上班工作，但怎麼每個人的嘴角都噙著一抹神秘的笑，見到她時也全都笑嘻嘻的，她還不時見助理趁空閒時猛上化妝室補妝。

有什麼好事發生嗎？歐嘉芝納悶著。

可就算有什麼好事發生，她這個老闆，也理應第一個知道啊？

無事地度過了一個上午，引信似乎還沒被點燃，但是歐嘉芝稍稍察覺到助理們似乎愈來愈開心了。

「小雅，下午還有我必須親自處理的客人嗎？」

爸跟阿姨搭乘的班機晚上六點會到中正機場，她要去接他們，但是她早上偷懶沒開車出門，所以必須先回家一趟。

「還有一位。」

小雅連查都不用查，下午的這位貴客，可是大家盼了好久才盼到的。

有關他的所有資料，八卦週刊都寫得很清楚，所有人都都背得滾瓜爛熟了。

「約幾點？」

店裡有關客人的預約，歐嘉芝都是交由小雅處理，她信任她，所以通常不過問對方是誰，如果有身份特殊的客人，小雅會主動告訴她。

「三點。」

三點？那還好，還來得及。

「好吧，那等對方來了，你再通知我。」

下午二點五十分，一台銀白色的賓士跑車在婚紗店前停下。

車子熄火後，穿著亞曼尼深藍色西裝，戴著墨鏡，一副宛如歐洲貴公子模樣的辜仲鳴，帥氣地從前方駕駛座下車。

甩上了車門，他皺了皺眉，不甘願地又開了後座的車門，拿出了一束粉紅色的玫瑰花。

站在這家婚紗店的門口，辜仲鳴突然有種熟悉感湧上心頭，他覺得自己好像早就來過這裡了。

不可否認地，歐嘉芝帶給他的熟悉感，就是他後來願意妥協，並且肯來道歉的原因之一。恐怖的是，自從初次見面之後，這幾天他常常夢見歐嘉芝。

(三十二)

天使花嫁

陶樂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